

法古与师心:金末文坛的赵、李之争

晏选军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针对金中后期文坛的尖新浮靡风气,赵秉文、李纯甫等起而救之,但途径不同。赵重师法古人,李重师心自用,进而引起风格之争,李纯甫推崇的奇崛险怪一路在金末得到相对凸显。彼此的论争,客观上促进了金末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也为元好问总结金源文学得失提供了借鉴经验。

关键词:赵秉文;李纯甫;法古;师心;奇崛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4-0671-06

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迫于蒙古军队的侵逼,自燕京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史称“贞祐南渡”。从此,金王朝在风尘多警的时局之中急剧走向衰亡。但是,金代文学并未随着国运的衰微而走向衰落,反而进入了“诗学为盛”^①的全面繁荣阶段,在避免了末代文学常见的浮靡褊枯习气的同时,也为其后大蒙古国时期及元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祁(1203~1250)在《归潜志》中称:“明昌、承安(金章宗年号,1190~1200)间,作诗者尚尖新。”而“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1](卷八)}反映出金末文坛由尖新浮艳转向风雅重整的趋势。这其中,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号闲闲老人)、李纯甫(1177~1223,字之纯,号屏山居士)的起衰振弊之功不容忽视,但是他们的主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简单言之,赵主张遍师古人而后浑然自成气象,李也赞同师古,但最终落在脱略前人蹊径而师心自用上;赵有平易之风,李主奇崛之趣。他们都是一时的士人领袖,时人盛称“当时好客谁为最,李赵风流两谪仙”^[2],在士大夫群体中有相当的号召力,分别吸引了一批文士聚集在他们的周围,隐然形成了不大不小的两个流派。当然,称为“流派”其实并不甚确切,因为金代文士流品驳杂,所以《金史·文艺传序》称“当时儒者无专门名家之学”,士人所学所尚难以执一而论,即使有大致相同的主张,因理论上并没有严于分疆,彼此的歧异也仍不在小,这里只是就其大概而言。前者以赵秉文、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为代表,后者以李

纯甫、雷渊(1184~1231,字希颜)为代表。两家各执己见,屡相争执乃至攻讦,一直到金朝灭亡之后,元好问总结清理金源文学经验,加以理论阐辟,才基本结束了文坛上的这场争论。流派之争客观上促进了金末文学创作的全面繁荣和文学观念的深入发展。

刘祁与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以及雷渊等人都有频繁的交往,对两家论文得失长短所持的态度也较为客观。他在《归潜志》卷八中记录了他们的多次冲突:

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李尝与余论赵文曰:“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赵亦语余曰:“之纯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句去也。”又,赵诗多犯古人语,一篇或有数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尝序其《闲闲集》云:“公诗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某辄能识之。”又云:“公谓男子不食人唾,后当与之纯、天英(按指李经)作真文字。”亦阴讥云。

赵闲闲论文曰:“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最硬,可伤!”

正大(金哀宗年号,1224~1232)中,王翰林从之在史院领史事,雷翰林希颜为应奉兼编修官,同修《宣宗实录》。二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王则云:“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若是作史,则又异也。”雷则云:

“作文字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观。”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愤不平,语人曰:“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尝曰:“希颜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雷亦曰:“从之持论甚高,文章亦难止以经义科举法绳之也。”

就反对当时文坛的尖新之弊这一点,赵秉文和李纯甫等人的态度并无二致^[3],并且共同倡导复古以变化文学风尚。他们经常与刘祁这些后学晚进“论为文作诗”,恐怕就不无这种用心。但奇崛重气和自然平淡的分歧仍然十分明显,谁也不能驳倒对方,依然各行其是。看来,他们的矛盾主要是出在转变风气的具体方法与途径上。

一

先说赵秉文。他自觉继承孔子“辞达”的观点,论文也以达意为目的,所以,他教导后学“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只要能自由表述思想情感,无施而不可。他抨击尖新雕琢之风,“今之士人以缀缉声律为学,趋时乾没为贤,能留心韩、欧者几人?”^[4](卷一九·答麻知几书)“今之……为士者钩章棘句,骈四骊六。”^[4](卷一五·竹溪先生文集引)认为这些士人都忽视了文学的本质特征,而奔竞于舍本逐末之途。在为党怀英文集作序时,赵秉文提出:

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虚饰,因事遣词,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间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动则平,及其石激源洄,纷然而龙翔,宛然而凤蹙,千变万化,不可殚穷,此天下之至文也。^[4](卷一一·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堂公碑)。

作党怀英墓碑时再次强调:

文章非能为之而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为奇也。譬如山水之状,烟云之姿,风鼓石激,然后千变万化,不可端倪。^[4](卷一九)。

“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这是其文学思想的立足点与出发点。那么,这个“意”又是什么呢?赵秉文认为就是作家个人思想情感的真诚自然表露。为诗作文,只能根据内心情感的实际需要,奇则奇,工则工,千变万化而不执于一端,如此方能出神入化。所谓“不尚虚饰,因事遣词,形吾心之所欲言”;“文章非能为之而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为奇也”,这些思想都不乏

闪光点。但他又在这里悬置了一个鹄的,即能达到这种理想境地的,重心似乎落在“古之人”身上。他在后文中回顾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又说:“本朝百余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虚中),大定间无可蔡公(蔡),明昌间则党公。于是赵黄山(汾)、王黄华(庭筠)俱以诗翰名世。至论得古人之正脉者,犹以公为称首。”党怀英称首文坛,根本原因在于他最“得古人之正脉”。可见,在赵秉文这里,以复古为创新的气息是十分浓郁的。受他抨击的那些士人,缺乏的就是这种“古人”气象。

《答李天英书》一文集中反映了赵秉文的文学思想以及对待李纯甫一派的态度。文云:

足下之言,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此最诗人妙处。然亦从古人中入,譬如弹琴不师谱,称物不师衡,上匠不师绳墨,独自师心,虽终身无成可也。故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扬雄、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也,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自书契以来,未有摈古人而独立者。若扬子云不师古人,然亦有拟相如四赋。韩退之“惟陈言之务去”,若《进学解》则《客难》之变也,《南山诗》则子厚之余也。岂遽汗漫自师胸臆,至不成语,然后为快哉!

此文实可视为李、赵两派论争的具体个案。李经,字天英,李纯甫盛称其诗,一则曰:“自李贺死二百年无此作矣。”^[4](卷一九·《答李天英书》引)再则曰“真今世太白也。”^[1](卷二)延誉诸公间,由是名大震。李经“为诗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1](卷二)。风格贴近李纯甫一路。他在致赵秉文的信中,寄了自己的几首诗呈请指教,大约如“晨井冻不爨,谁料寒士饥。天厖玉山禾,不救我马隤”;“风云谁复话耆蔡,不门履豨哀屠龙。挟笈搦筯坐书空,伊优堂上醉歌钟”之类,刻意追逐新奇,以至造语生涩,诗意隐晦,实无法望李白、李贺项背,却被李纯甫比做二李复生,难怪赵秉文会批评李纯甫颇轻许可:“之纯坏却后进,只奖誉,教为狂。”^[1](卷八)赵秉文说李经的这些诗作“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算是客气的说法。

在“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的前提之下,赵秉文显然更强调效法前人。即入手为诗作文之前,都应当先在古人那里涵泳一番以澡

雪其精神,由此打出,方能卓然自成一家。金朝取士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驰骛于科场,醉心于场屋,“赋学以速售为功,六经百家分磔缙缀,或篇章句读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为庸人。”^[5]士子的知识面狭隘得可怜,导致士风日蹈空疏不实。为文多求新巧,全不问是否有补于世。赵秉文以师古之说痛矫之,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他开出的救弊药方是先遍参六经,自先秦下及韩愈;诗学《诗》《骚》《文选》《古诗十九首》,然后李、杜。为张大师古的旗帜,他又倡言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大凡有成就的作家,无不师法前人。后人亦须遍参古人,拓宽取法的途径,挫笼诸家之长以扩充己意。如果津津于“自师胸臆”以争新斗异,结果只会破碎言语,导致诗不像诗而文不成文。因此,他虽然说“独自师心”的做法能“不蹈袭前人一语”,“此最诗人妙处”,恐怕只是装点门面的应酬话,心里对这种师心自用却又汗漫无统的态度是深不以为然的。

在《答李天英书》中,他接下来还开示了具体进学途辙:

足下来书,自言近日欲作文字,然滞于藏锋,不能飞动;诗欲古体,然僻于幽隐,不能豪放。足下自知之,仆尚何言。然藏锋,书之一端,所贵遍学古人。昔人谓之法书,岂是率意而为之也?又须真积力久,自楷法中来,前人所谓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飞动乃吾辈胸中之妙,非所学也。若市人能积学而不能飞动,吾辈能飞动而不能积学,皆一偏之弊耳。

以书法为喻阐明学习方法,重点仍落在积学(“遍学古人”)上,这是创作的前提。所以他在文中又说:“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绳削,岂复老夫所可拟议,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与其说是称赏,毋宁说是冷板敲人。他的轻忽之意在另一处讲得更为明白:“大抵自古才人,多恃一时聪辨,少积前路资粮。”^[4]很明显,赵秉文眼中的李经,就属于这种缺乏真积力久功夫,但恃才情便率尔操觚弄翰的作手。从理论上来说,赵秉文的这一见解确实有见地。因为任何艺术形式,脱离对前代遗产的继承而大谈如何创新出奇,如何横空出世,实等同于痴人说梦。但光有继承显然成不了气候,更重要的是能自出机杼以成就一家风格。于是,赵秉文在此引入了“胸中之妙”一语。积学是基础,积学而后加上“胸中之妙”,创作时方能“飞动”自如。二者缺一不可,不容偏废。

这“胸中之妙”“非所学”而能,约略类似于后世的性灵说,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仅为作者个人所独有。看来,赵秉文也认识到,如果一味求法于古人,只能自寻桎梏,自缚性灵。他实意欲在积学师古与师心自用之间,找到一条兼综之路,而统一到“达意”的旗帜之下。这多少有些调和他与李纯甫等人分歧的意思,不过,如此一来,赵秉文的观点倒显得通达一些。

理论上鼓吹积学师古而不废“师心”,但赵秉文自己那些宣称师法古人的作品,则未必真正能够熔铸贯通,许多篇什都写得貌类而神气索然,时有积学泥古而无法“飞动”之嫌,读之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翻检他的《淦水集》,拟古、仿作之类扑面而来。并且,他模拟仿效的范围还相当广泛,算是响应了自己“遍师古人”的号召。随手举出文集中两卷诗作的题目,就足见他醉心此道到了何种地步,如卷三有《仿严武临边》《仿太白登览》《仿李长吉击毬行》《仿张志和西塞》《仿摩诘独坐幽篁里》;卷四有《和渊明拟古九首》《仿玉川子沙麓云鸿硯屏吕唐卿藏》《仿乐天新宅》《仿郎士元宝刀塞上儿》《和渊明归田园居送潘清容》,等等。夸张一点说,尽管这些古代诗人的成就高下不一,却都被他请了出来,细细拟作,一一唱和,不厌其烦。如《仿摩诘独坐幽篁里》:“独坐幽林下,谈玄复观易。西日半衔峰,返照林间石。石上多古苔,山花间红碧。花落人不知,山空水流出。”粗观之,颇得平淡自然之旨,显得古貌古心。一旦与王维的原作对读,马上就露出几分食古不化的怪模怪样。看来,他自己也因斤斤于奉法而不能尽窥变化,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之弊,自蹈其所讥。难怪刘祁会说“诗多犯古人语,一篇或有数句,此亦文章病”。倒是那些不尽为古法所拘的作品,时或有生动气韵流出。如七古《游华山寄元裕之》、七律《寄王学士子端》等,即为一气相生、意象浑成的佳构。可惜这类作品在赵秉文的集子中实不多见。

复古本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宝库中的一大法宝。一般说来,一旦对文坛风尚有所不满,或者希冀有所革新,常常会有士人站出来,扯起复古的旗号,大声为之鼓与呼。应该承认,赵秉文的复古主张自有其现实意义,但他在思想内容上并没有真正提出多少新的东西,倡导的不外乎是儒家诗教的中和之美与政教功能。他的主张,似乎要到元好问在金亡后倡导越宋宗唐,才算得到了某种回应。而在当时,

他的跟随者远不及李纯甫一派多。当然,这与他们的性格行为有关,李纯甫“雅喜奖拔后进,每得一人诗文有可称,必延誉于人”,所以“屏山在世,一时才士皆趋响之。”而赵秉文“所成立者甚少,……至今士论止归屏山。”^{[1](卷八)}不过,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还得在赵秉文自身的文学主张中去找。即过于强调积学功夫,相对忽视了作者的一己性情。何况,遍师古人既需时日,创作上的圆融贯通以达于浑然之境,更非易事。无论是赵秉文还是王若虚,所积也厚,所蕴也富,但他们的创作实绩都相对有限,即足资垂鉴。不少士人或意欲吸取他们的教训,或自揣才情学识难以企及,不免顿生趋易避难之心,纷纷效仿李纯甫倡导的奇险风格,祭起师心自用的大旗,在文坛上招摇过市。羽翼呼应者不少,声势似颇为壮大。一时间,怪怪奇奇之风,竞相炫人耳目。

二

赵秉文与王若虚对李纯甫等人的批评,虽各有侧重点,主要还是抨击其险怪诗风。至于李纯甫的文学思想,则多未涉及,时人留存下来的评价资料也甚少。其实,他的著述本颇为繁富,只是多已亡佚。《中州集》卷二引录了李纯甫为刘汲《西岩集》所作的序言,尚能比较集中地反映他的文学思想,故而显得弥足珍贵。为展示其论文的大致风貌,移录如下:

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何后世议论之不公邪?齐梁以降,病以声律,类俳优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读,又俚俗之甚者。自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此可笑者一也;李义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反置杜少陵为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着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高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公言韩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学退之不至,即一白乐天耳,此可笑者三也。嗟乎,此说既行,天下宁复有诗邪?

开篇即说“人心不同如面”,奠定了论文的大致基调。诗文既然是心声的流露,自然也像千人千面一样,没有必要套用固定的体式,“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各种体裁风格,均无不可。基于此,他认为“役夫室妾”发自肺腑的“悲愤感激之语”,完全可以与圣贤的作品相并而了无愧色,此之谓“各言其志”。这种言论当然是相当激烈的,它不再为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所牢笼,转而肯定了不平则鸣的合理性,其意义大约有二:第一,在客观上为下层民众的民间文学争得了一席之地。其后,与李纯甫交往甚密的刘祁,正式倡言“今之诗在俗间俚曲”,就可以从中看到继承的痕迹,实启明代李梦阳等人“真诗乃在民间”论断之先声;第二,据《归潜志》卷十记载,南渡前后,“科举之文弊,盖有司惟守格法,无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萎弱陈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宏气,喜为奇异语者,往往遭黜落,文风益衰。”并列了尚“奇异语者”数人,如李经、麻九畴、张珏等,而这些人正属与李纯甫风格相近的同调中人。李纯甫在此提出诗文无定体,但求各言其志的主张,其现实针对性是很强的。齐梁以降的诗歌、“西昆体”以及江西派,所以受到他的批评,关键是那些作品拘于声律字句,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诗歌的抒情本质。他对后世舍弃“意”“志”不论,转而以西昆、江西诸家所持之论为高的做法非常不满,认为这是“议论之不公”,一旦仿效剽窃者翕然成风,纷纷补缀杂凑,则天下不复有诗矣。

既然认为文学创作的任务是“惟意所适”和“各言其志”,李纯甫自然更重视作者资禀才气的自然抒发。按照《归潜志》卷一与卷八的记载,他为文师法《左传》、柳宗元以及苏轼,有雄奇简古之风,对《庄子》更是情有独钟。其实,正如他在《李翰林自赞》中所说:“吾所学者,净名庄周”^[6],庄子对他的影响实不限于散文一体,试观《送李经》一诗:

髯张元是人中雄,喜如俊鹘盘秋空。
怒如怪兽拔枯松,老我不敢婴其锋。
更着短周时缓颊,智囊无底眼如月。
斫头不屈面如铁,一说未穷复一说。
勃敌相扼已铮铮,二豪同军又连衡。
屏山直欲把降旌,不意人间有阿经。
阿经环奇天下士,笔头风雨三千字。
醉倒谪仙元不死,时借奇兵攻二子。

纵饮高歌燕市中，相视一笑生春风。
人憎鬼妒愁天公，径夺吾弟还辽东。
短周醉别默无语，髯张亦作冲冠怒。
阿经老泪和秋雨，只有屏山拔剑舞。
拔剑舞，击剑歌，人非麋鹿将如何。
秋天万里一明月，西风吹梦飞关河。
此心耿耿轩辕镜，底用儿女肩相摩。
有智无智三十里，眉睫之间见吾弟^[7]。

“髯张”指张珩，“短周”指周嗣明，他们俩与李经友情甚笃，又都是李纯甫所称赏的后辈，创作风格也相似。这首诗是李纯甫在李经科举不第，离开京师北归乡里（李经锦州＜今辽宁锦州＞人）时所作。全诗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形象刻画都显得“飞动”传神。笔势纵放，挥洒自如，雄放之气全由作者任意抑扬。与庄子汪洋恣肆、莫可名状的文风自有一脉相承处，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李纯甫一派所标举的风格。

从表面上看，李纯甫其实也是推尊师古的，所以他并不讳言取法庄周、左氏。不过，他的诗文却不像赵秉文那样，动辄摹拟古人的体制、风格，写出来也带着几分斑驳的古色和积学而不能“飞动”的沉重。李纯甫在金末学术领域，鼓吹援佛济儒，已经有被时人目为“异端”之嫌了^②。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他的法古似乎更像一个不得不尔的幌子，意在借此包装自己时时欲“飞动”的个性。他师古的对象也不像赵秉文那么广泛，而注意选择适合自己抒发性情者，于是庄子、苏轼等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师法的对象。但有时候他还是忍不住，甚至连这个包装也嫌麻烦，干脆将其抛置一边，独自师心起来：“倚杖而吟如惠施，字字皆以心为师。千偈澜翻无了时，关键不落诗人诗。”并以“屏山参透此一机”而自得不已^[7]。因此，他教导后学为文时，便以“人心不同如面”为出发点，要求他们“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如此方能“各言其志”。这分明是贵个人情志，轻积学师法。

文学史上大凡追求此境者，多注重凸现其独立奇崛的精神气质，具体反映在文风上，则又表现为强烈的尚气尚奇意识，不尽蹈蹋于传统儒家思想的藩篱。李纯甫同样如此，他推崇的正是尚气任侠的性格和雄奇险怪的文风。他自己“少自负其才，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进意。得官未尝成考，旋即归隐。居闲，与禅僧、士子游，惟以

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1]（卷一）}他所赏识的张珩、周嗣明、李经等人，同样得其仿佛。他曾有诗形容另一位诗人赵元：“先生有胆乃许大，落笔突兀无黄初。轩昂学古澹，家法出关雎。暗中摸索出奇语，字字不减琼瑶琨。”^[7]重视的仍然是赵元过人“诗胆”铸就的轩昂奇崛风格。

李纯甫的雄奇险怪诗风以及师心自用的主张，与他狂傲的个性和“贞祐南渡”后当朝“重吏恶儒”的风气有关，也与他出入儒、释、道三家，深受其思想熏染有关。另外，生长河朔，北方文学传统所尚的贞刚豪迈气质，对他也不无影响。其理论主张落脚点还在独创，以矫泛滥金后期文坛的软媚尖新习气，加上学富才博，他的求新求奇尚不至滑入晦僻生涩的歧途。不过，今存三十余首诗歌中，已有一些篇什流露出纵笔率意的不良倾向，如《猫饮酒》《偶得》之类，鄙俚浅滑，并无多少意味。发挥主观意志本属文学创作的应有之义，但也不能全不循法度；好尚险怪奇崛自是一种审美追求，但亦不可执相以求禅。追逐此风者一旦不明此理，稍涉不谨，难免会有体貌不殊而精神迥异之谬。赵秉文批评李经太过险怪，联系这一现实，亦可谓切中其弊。另外，李纯甫要求后学“别转一路”，各抒性情，用心并无不妥。问题是他自己又只推崇其中的一路风格，这未免执于一偏。师奉他的士子如果心中缺乏素守，开不出新路子，就只有“随人脚跟”了。于是，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中，“人心不同如面”最终有走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危险。深究起来，李纯甫实难逃其咎。

赵秉文、李纯甫等人在金代后期文坛的论争及各自的主张大致如上所述。他们在理论上的往复探讨争论和创作上的实践，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其得失长短，为元好问在金元之际沿波而起，进而集诸家之大成，以成就自家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正因为有这一批持不同文学主张的士人竞起于南渡后文坛，才促成了金末“诗学大盛”局面的出现，影响一直延续到元代初期。同样，对于金代文学，我们也不应以其初衰，而疑其后盛。

注释：

①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七《陶然集诗序》，四部丛刊本。又见《中州集》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恽《秋涧集》卷四三《西

岩赵君文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79.

② 举一例,《归潜志》卷十(页119)记载,贞祐南渡后,李纯甫“多为浮屠作碑记传赞,往往诋訾吾徒,诸僧翕然归向,因集以板之,号《屏山翰墨佛事》。传至京师,士大夫览之多愠怒,有欲上章劾之者。”

[3] 晏选军. 贞祐南渡与士风变迁——对金末文坛的一个侧面考察[J]. 社会科学辑刊, 2003, (5): 124-129.

[4] 赵秉文. 淦水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脱脱. 郝天挺传[A]. 金史(一二七)[C].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3.

[6] 庄仲方. 金文雅(卷七)[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7] 元好问. 中州集(卷四)[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参考文献:

[1] 刘祁. 归潜志(卷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 杨弘道. 鹧鸪天[A]. 全金元词(下册)[C]. 北京: 中华书局,

The debate between Zhao and Li in the later Jin Dynasty's literary world

YAN Xuan-jun

(Literature College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tendencies in culture were that most scholars tried to please the public with claptrap and made sharp criticism of the middle and later Jin. Zhao Bin-wen and Li Chun-fu and others began to try their best to correct it. But they did it in different ways. Zhao Bin-wen encouraged scholars to follow examples of the ancients. While Li Chun-fu pointed out that scholars should save themselves and form their own special views. These differences touched off a debate on style. And the uncommon and ingenious opinion of Li Chun-fu is on the clear superiority place in the later Jin. These debates objectly promoted the culture's development in the later Jin. What's more, Yuan Haowen used all of these for reference to sum up the gains and loses on the culture in Jin.

Key words: Zhao Bin-wen; Li Chun-fu; following examples of the ancients; forming one's own mind; uncommon and ingenious

[编辑: 苏慧]